



散文

# 淋雨的夏天

崔向珍

黎明前的一阵雨,涨高了村前的溪水,欢快的蛙鼓此起彼伏。一些清凉的雨雾自碧绿的水面飘起,追随着千家万户早起的炊烟,慢慢地散去了。

急急而来的雨,敲打着阔大的南瓜叶和蓖麻叶,敲打着鸡窝上的油毡纸,像极了连绵不绝的鞭炮声。房檐下悬挂着密集的雨帘,院子里跳跃着喜悦的音符。

夏天的雨,来得快去得也快,一顿早饭的工夫,雨声渐渐小了。彼时,我们这些小孩子,冲破细细的雨丝,兴奋地跑到院子里,跑到村街上。低洼的村街积满了水,水面上漂着树叶、草屑,一些惊慌失措的蚂蚁躲在树叶上面,顺水漂流。我们争先恐后地叠了纸船,把蚂蚁捉到纸船上,再把双手并拢放在水里,轻轻推动纸船前进,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
万物疯长的夏天,田地里的野草锄不完,拔不尽。父亲在村小学教书,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,一寸光阴一寸金,好像都被她用到庄稼地里了。谷子地、玉米地、高粱地、地瓜地,母亲一块地一块地侍弄。火辣辣的大太阳,滚滚的热浪里,母亲身上的衣服湿了干,干了湿。只要不是下大雨和雷雨,母亲总是不停地在锄草、拔草。马齿苋之类的野草野菜很顽强,见土扎根,遇雨重生。母亲只能把它们拔出来,堆到田埂上。

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,经常跟着母亲下地。母亲干活儿,我躲在树荫里看小人书,或者满地跑着逮蚂蚱。细雨飘飞的日子,母亲正好躲了炎热之苦,在田里干得起劲。青草那么绿,野花们那么鲜艳,蚂蚱们也飞不高了,我才不肯顶着那块破旧的塑料布躲雨呢,只管和小伙伴满沟坡奔跑嬉戏,滚得一身草泥。

乌云翻滚,雷声雨声突然响起的时候,母亲用破旧的塑料布裹着我,左手拖着锄头,右手半挽半抱着我,拼命地往家里奔跑。后有乌云泼墨,前有疾风骤雨,头顶上闪电如龙蛇疾飞,我们一路磕磕绊绊,终于跑进了家门。母亲乌黑的头发湿透了,紧紧地贴着头皮,满身泥水。我的头发大多还是干的,只有露在塑料布下面的腿脚沾满了草泥。

很多次,我们刚跑进家门,急雨也停了,只剩下几声闷雷,几个亮闪。母亲瞅瞅一园子的新绿,瞅瞅躲在草垛下的鸡鸭猫狗,瞅瞅满院子长长短短的沟,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。

如果是夕阳西下,又正好飘起了细雨,母亲断然是不肯在屋里做晚饭的。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低矮的草房子本来就非常闷热,倘若再烧了土炕,一家人指定是没法睡觉了。母亲只好端一簸箕干草,用破麻袋片盖着,坐在大槐树下的土灶边,一边淋雨,一边烧火。

细雨淋湿了母亲的头发,淋湿了我们的衣衫,却淋不湿满村子飘飞的炊烟。当湿漉漉的夜幕降临,母亲们呼唤儿女的声音满村响起,一个个乳名堆叠起一重一重暖意,整个村庄也慢慢安静下来了。

入夜,我卧在母亲的身边,听着故事,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,听着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唱,渐渐地沉入了踏实而甜美的梦境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 剔骨肉

孟凡民

剔骨肉是河南濮城镇的地方名吃,到那里吃过饭的人,没有不吃这味菜的。以酸辣爽口而著称,吃一口,准会连声大呼:“呵,呵,呵,这菜真冲!”

主料专挑猪骨缝里的肉,筋肉缠杂,越嚼越有滋味。配菜随四季更换,春夏多用绿豆芽、粉皮、烫菠菜、炸豆腐丝,再配芫荽提香;人冬便换蒜黄、韭黄、腐竹。整道菜的魂魄,全在一味芥末。

这东西性子烈,辛辣直冲鼻腔。会吃的人抿着细咽,稍不留神就被呛得接连打喷嚏,眼泪鼻涕涌出来,模样狼狈。招待初次尝鲜的外地朋友,总要提前叮嘱两句,免得败了兴致。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年年吃,也总免不了被呛几回,擦完眼泪反倒笑:“这芥末焖得地道,够冲!”

镇上人吃的是本地的芥末,用芥菜籽研磨而成,带一点微苦,香气厚重,和外来的绿芥末不是一路。想要激出它独有的鲜辣,得用沸水冲开,迅速扣盖焖严实,本地人管这法子叫焖芥末,也叫逼芥末。

前几年我在中原油田上班,老工业区西头有家建七饭店,老板姓原,大伙儿都喊他原师,焖芥末的手艺是一绝。常常人还在街东头,先听见街西头漫过来的冲辣香气,路人碰面都念叨:“原师今儿又焖芥末了。”

小店就他夫妻二人操持,一人掌勺一人打杂,铺面狭长逼仄。最里头隔一小块做灶台,炉火终日温着,锅里卤着各色肉食。旁边支一张案板,纱罩罩子码着卤肘子、酱猪蹄、炸藕夹、焯好的豆角藕片、葱姜蒜末、调好的芥末分碟铺开。外头空地上支的4张条桌,是早年油田工人自己动手做的。餐桌用铁皮、钢管焊成的,朱红的油漆磨得发亮,比一般餐馆的都宽、长一些,井队的汉子们坐得宽松,吃肉闲谈也自在。

来这里吃饭的多是熟客,喝个闲酒,吃个便饭,一般不点菜;只需说:“原师,看着掂对俩菜。”

这掂对俩菜,就是让他看着上菜,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手艺,熟悉饭店的菜品,如果没有特别的交代,原师就上二荤二素四样菜,分量实在,价钱也公道。

原师有两样绝活儿,一样是炸知了。刚蜕壳的嫩蝉,肉质莹润如玉,下锅炸得透而不碎,薄纱似的蝉翼完好无损,入口脆香,回味悠长,我至今也琢磨不透他是怎么把控火候的。另一样,便是剔骨肉。

前些日子听闻,原师已不在,往后怕是再也吃不到这般地道的炸知了与剔骨肉了。

(作者来自中原建工公司)



蓝金交响曲。王生和 摄

# 一呼穿云

王晓静

出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,一路向西,穿过龙泉山隧道,再驶过广袤的川西平原,向南拐一个弯,就到了邛崃山脚下。

苏绍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,像一只从红泥巴里钻出来的猴子。准确地说,是苏绍成带的8个人,加上他自己,一共9个,个个都像泥猴子,只有眼睛四周是干净的。

每天下午3点,是放线班雷打不动下山的时间。哪怕当天的任务没有完成,也要走。山里如果要下雨,雨就万马奔腾地来,不仅从天上来,也从地底下冒出来,从树根渗出来,从每一片叶子上滑下来。山里要起雾,整座山林都逃不掉,而且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就把你淹没了。你一回头,路没了,你再一回头,脚印也没了。正常天气下,3点下山,能赶在天黑前走出大山,这是山能给出的最大善意,也是苏绍成带着放线班的人用脚和经验总结出来的。

苏绍成是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SGC2141队金马一鸭子河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采集项目放线班班长,个儿不高,语速快得像崩豆子。为了还原当时的情景,这会儿他从椅子上弹起来,右手掌用力劈下去,表示断崖;左手上下挥动,比画着山势的陡峭;膝盖弯曲,印证山路的湿滑……

事情要从前一天说起。那天下午3点之后,工作群里关于下山的回复响了足足有10分钟。到了3点15分苏绍成再看,没冒泡的只有袁勇组,他很快从1000多人的手机通讯录里找到袁勇。

袁勇在电话那头报平安:人没事,手机有电,电台的电量也足,这会儿下雨,山滑,刚刚遇到断崖,现在正在绕路。

苏绍成抬起头,没下雨,天灰灰的。山上山下不过两公里的落差,却能被气候营造出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。

说到这里,苏绍成突然停下了,“你说怪不,山下阴天,山上大雾;山下晴天,山上小雾;山下眼看就要下雨了,山上反而没雾……”他认真看着我,好像我脸上写着答案。大自然的内在秩序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,我只知道它有它独特的脾性,既有规律又波谲云诡。人只能动用智慧,在这些规律和波谲云诡中找到自由的空间。

5点过后,山上的人陆续走出山。到了山脚下,发现苏绍成已经把车的后备箱打开了,热水、自热饭、饼干和感冒药应有尽有,下山的人心里热乎乎的,纷纷踩着被雨水泡湿的鞋子,“呱呱呱”小跑着过来。

这时,袁勇又发来消息,说起雾了,而且速度很快,50米之外已经看不清了。苏绍成的心被猛地撞了一下,整个人往下沉。远处的山顶,裹着鸽灰色的雾霭,裸露的山尖像溺水者最后一次探出水面,之后很快消失了。

向项目部简要做了汇报后,苏绍成很快组织起一支6人突击队,背上应急物资,从大山的另一侧进入。

在苏绍成的指挥下,袁勇带着他的三人小组改道,慢慢摸到山的另一侧。这样一来,一上一下两支队伍就走到了同一条线上。

雾迅速膨胀,开始在林中横冲直撞,很快就吃掉了头灯穿透的亮光。3个人前脚踩后脚,谁都不敢拉开距离,边走边互相喊名字,声音在雾里断断续续。林木森然,树枝从雾里伸出来,黑色的,湿漉漉的,密密匝匝,带着深深的压迫感。天光幽暗,前路幽深,每走一步都像穿过一堵看不见的墙。未知的恐惧迫使袁勇放慢脚步。

每隔10分钟,苏绍成给袁勇打一次电话,再次确认两支队伍走在同一条线上。

晚上7点,林中黑透了,人走在里面,仿佛走在黑色的虚空中,又或者是一个密闭的巨大容器,没有一丝风能挤进来。踩路声和滚石声让夜晚的宁静中充满惊心动魄。

走着走着,苏绍成突然停下了。头灯照见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,像打翻了黑布上的墨水瓶。凭经验,他判断前面是一处断崖。一股凉意从骨头缝里钻出来,他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。石头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隐秘的弧线。过了好久,一连串沉闷的声音慢慢爬上来。苏绍成马上联系袁勇,两支队伍又各自摸索着,绕了许多路,最终又走在了另外一条线上。

夜里12点10分,对面晃过来几束光,然后是苏绍成的喊声。袁勇两腿一软,眼泪就流出来了。

苏绍成什么话也没说,从背包里掏出热水瓶,招呼所有人先让胃暖起来,然后再吃东西。气温已经降到3摄氏度。寒冷加上饥饿,袁勇已经没力气说话了。

苏绍成挨个检查3个人的身体状况,确认没人受伤,这才把心放下。9个人背靠背,在簌簌的雨声中一边恢复体力,一边梳理着混乱的情绪。

突击队的成立并非临时起意,很多年前,SGC2141队就有了这支特殊的队伍。队员都是身体素质过硬、登山经验丰富的年轻人。除了临时救援,更多是要承担急难险重的放线任务。铁打的队伍,流水的兵,队员已经换了很多茬,可队长一直都是苏绍成。

下山的路上,雨不断敲打着灌木和矮曲林圆润或细长的叶片,9个人结成一条红色的绳子,在雾中绕过每一棵向下的树。

清晨6点,雨声渐渐疏朗。穿过浓绿的树冠,天是那种旧瓦片被雨打湿后的锈灰色,薄薄的是黎明前的征兆。此刻的天光,正在山外的世界里缓缓铺开。

“下山喽,下山喽——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山巅上的云雾顷刻间散了,像一支利箭射穿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诗歌

# 线绳

关咏凌

从童心开始,一瓣颤动  
五月的果实,结在六月枝头

那根包裹粽子的线绳  
母亲含在嘴里,使勃勃的勒说  
白线扎的是枣,叶子裹的是红豆

一句叮咛,泛起相思  
苇叶做成小船,在流水中  
分泌更多甜意

做回花苞的低垂  
已成过往的我,俯身  
凝望泥土  
(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)

朝阳随笔

# 蝉居高树声方正

魏伟

夏至过后,蝉声渐稠。

蝉者,自古有名。“楚谓蝉为蜩,宋卫谓之蟪蛄,陈郑谓之蜩蛄,秦晋谓之蝉。”商周时期,甲骨文上便有“蝉鸣”的物候记载。蝉,“孕于树窟,坠于泥下,朝饮甘露,暮咽高枝,复生秋亡,归寂尘土”。蛰伏数载,破土而出。这夏日,只需几声嘹亮的蝉鸣,便能将一季盛夏吟唱得鲜活热烈。

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蝉栖于茂槐、绿柳、梧桐等高枝,其声方能远播;鸣声中正舒緩,不疾不徐,才能传扬远闻。夏日愈是炎热,蝉鸣愈是沸腾。先是零星疏落的几声引唱,高低分明;继而万声和鸣,噪响如雨,自树巅倾泻而下,蝉鸣声声率性,听者只觉酣畅淋漓。

蝉啊,每一次振翅高鸣,都是对生命的礼赞;每一声夏日绝唱,都是对本真的坚守。正是蝉鸣,使得短暂的生命热烈绽放,在盛夏里,在天地间肆意蔓延,变得盛大、强大。

蝉的一生,饱受磨难。要经历卵、若虫、成虫3个生长阶段,且十之八九的光阴岁月都蛰伏在黑暗中。蝉的若虫处于地下3-5年,常以树根汁液为食,经风霜雨雪默默生长;还要层层脱皮,躲避鸟儿、蜘蛛、蚂蚁等天敌,忍受一切孤寂与危险。如此漫长且执着地坚守,只为羽化成蝉的鸣唱。

蝉之鸣唱,绝不是为了自己。自然科学研究表明,雄蝉用自己的热烈嘶鸣吸引异性,完成产卵生子、繁衍种族的大事,而后身死。躯体要么被捕食,要么腐化入泥。蝉之鸣唱,明知是身死之音,却又无反顾,一代又一代传承,整个过程短则一周,长不过月余。那些蝉鸣,往往依靠胸腹部一对鸣器,以气流冲出引发全身震动而发声,虽声调各异,却能一鸣惊人,盖过了这时节一切鸟鸣和蛙鼓。高树蝉声,自成韵律,方正清越,不卑不亢。

蝉蜕的过程,尤为动人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蝉蜕,乘昏夜,出土中,升高处,蛻壳而出。日出则畏人,且畏日炙于其壳,不能脱也。”乡下的夜晚,在林间草丛、树根叶底多有成虫出没。老一辈常说,这是蝉在羽化渡劫。

我不止一次目睹过蝉蜕壳。借着夜色,它先是背部裂开一道缝,极细极细,接着头钻出来,而后是身子抖动,最后是6条腿。那过程极慢,仿佛时间也凝滞了。蝉在壳中挣扎,时而暂停,时而抽搐,极其艰难,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,看得人直心寒。终于完全羽化脱出,新生的蝉翼晶莹剔透的嫩绿色,轻若绢纱,静伏不动。就连蜕下的大大小小的蝉壳,也是一味中药,善治风痰痞块、目赤翳障,功效良多。可见,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人世间。

世人多爱蝉,常以蝉喻清廉。西蝉、闹蝉、观蝉、咏蝉的墨宝佳句不计其数。蝉,饮清露而不争,登高处不屑浮华,集“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”于一身,被誉为“五德之君”。“头上有缕”,为文德;“含气饮露”,为清德;“黍稷不享”,为廉德;“处不巢居”,为俭德;“应候守常”,为信德。由此可见,蝉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史诗,文雅清高、廉洁俭朴、方正恒信,在千年文卷中振响不绝。

蝉通“禅”,也隐喻处世智慧。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尘世浮华,学会闹中思静,是一门艺术,是悟禅之道,更是一种豁达的处世哲理。心宽了,天地自然广阔。人生如蝉,亦如禅,所有面向苦难的修行,都是为了更好地活着。蝉活一夏,是身体的重生;人活一世,是灵魂的淬炼。

“居高声自远”,蝉鸣声声入耳,字字分明。其鸣不在音高,而在所处;其声不在强势,而在守正。蝉之一夏,可尽鸣其音;人之一世,却鲜有其名。

炎炎夏日,且听蝉吟,如金声玉振,不绝于耳。世事如声,纵使我们不能声闻九霄,也应堂堂正正处世,持守本心,立身守正。

(作者来自中天合创)

# 每一粒沙,都记得一朵花的名字

杨红苏

今年的沙特,天气有些反常。

连日的雨水,打破了鲁卜哈利沙漠长久的沉寂。对驻守在沙漠深处的中原石油工程沙特公司SINO-6钻井队来说,雨水多了,施工自然多了几分艰难。可谁也没想到,在这片被太阳炙烤的土地上,竟也悄悄萌出了一抹绿意——营地里的花儿,开了。

钻井人的生活,尤其在海外,说起来简单,过起来却格外漫长。

一切都围着井口转。抬头是望不到边的沙漠,低头是满眼的黄沙。下班了,和家人视频,凑在一起聊聊天,就这么打发着在异乡的日子。谈不上苦,只是太单调了,单调得像沙漠里的风,吹过来是一个样,吹过去还是同一个样。

今年春天,接连下了几场雨后,营地旁边干裂的沙地上,竟然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草芽儿。

“要不——咱们种点花儿?”不知是谁随口一说,众人听了,眼里都亮了几分。

没有花盆,大家找来废弃的旧套管,用切割机切出一截截短铁筒,摆在屋前空地上,权当种花的罐子。没有土,就把沙子和厨余的碎草、菜叶拌在一起。种子是当地沙特员工探亲逛集市时顺手捎来的。就这样,一群整日围着钻机、泥浆过日子的男人,蹲在滚烫沙地上,安安静静创坑撒籽。茫茫黄沙野地里,一点轻飘飘的念想,就这么埋进冷冰冰的铁筒里了。

其实,要想在沙漠里种花,哪有那么容易!

白天日头烈,刚浇进筒里的水,片刻就蒸得干干净净。夜里,起了风,沙子裹着风扑过来,刚冒头的嫩苗被打得东倒西歪。伺候这些花儿,比伺候井下的钻头还费心。

大伙儿倒班回来,第一件事准是去看花。吃过晚饭,拎着桶去浇水。叶子生了小虫,就蹲在地上,用手指慢慢拈掉。

张啥是井队的安全员,蹲在铁套管边上拨弄花叶,跟一旁的老机械师邹峰絮絮叨叨:“以前下班除了玩手机,实在没别的事干。”

邹峰眯着眼,悠悠搭话:“天天满眼都是黄沙,猛地看见这点绿,还别说,我心里敞亮多了。”

风刮过来,沙粒落在叶片上,两个人一点点拂去沙粒。

牵牛花、太阳花、指甲花,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花草。可就这几株弱不禁风的花草,凭空添出一半点软乎乎盼头。

今年的雨水真是帮了大忙。积攒下来的雨水,一瓢一瓢浇给幼苗,倒是省了许多力气。几场雨过后,藤蔓攀上来了,花儿也开了,红的、黄的、粉的,星星点点。

一日,沙特的监督来井上检查,走到花筒跟前站了许久,说:“你们还真的种出花儿来了。”平台经理赵建建在一旁笑:“大家闲下来,寻个消遣罢了。”

花开得静悄悄的,工人们来去匆匆,依旧忙着手头钻井的活计,只是每次路过这片花草,脚步总会不自觉地放慢下来。

(作者来自中原石油工程公司)

